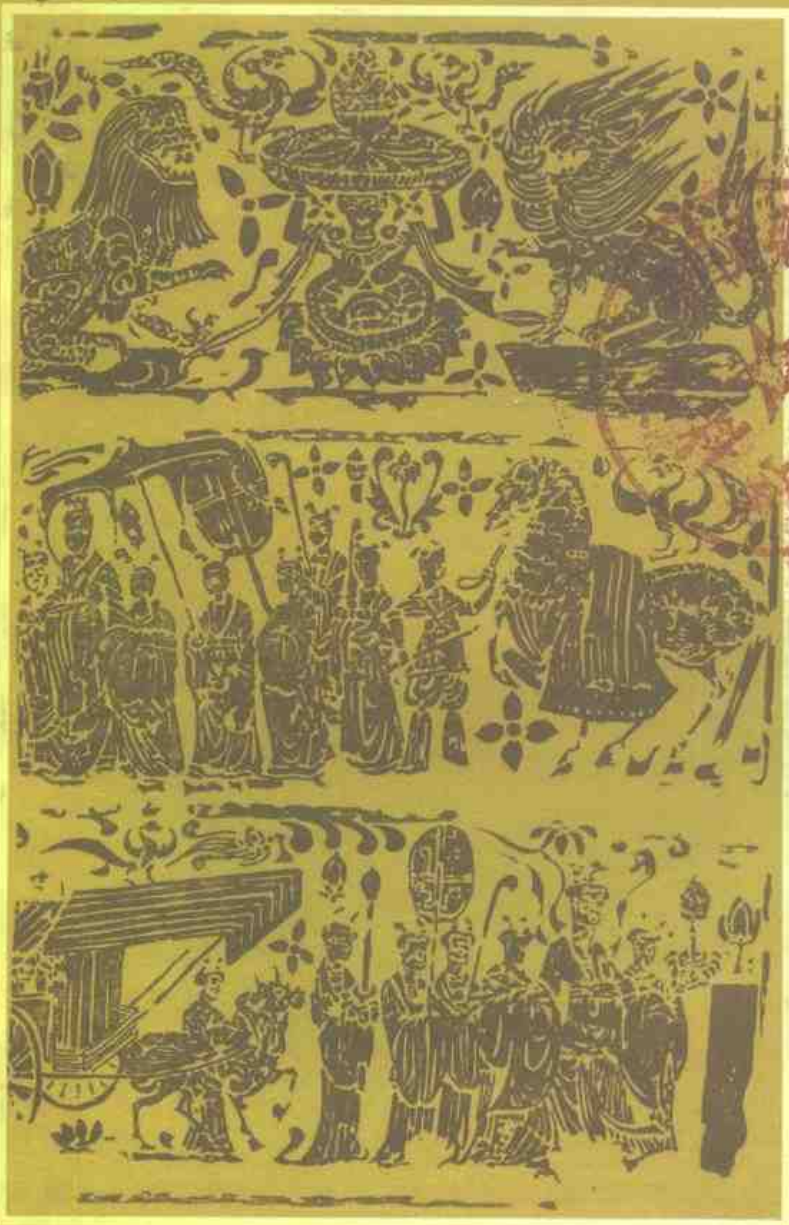


1612



三门峡文史资料

(第6辑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河南省三门峡市委员会

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三门峡文史资料

第六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河南省三门峡市委员会

一九九三年三月

EC76/03
顾问 杨书忠

主编 李宝智

副主编 茹文贵

责任编辑 亢哲楠

特邀编辑 张耀汉

崔九龄

刘全生

张俊哲

石 耘

目 录

回忆关周光·····	张 羽 (1)
豫西山区的播火人	
——忆关周光同志·····	张耀汉 (10)
在蔡迈轮的引导下·····	尤佐贤 (26)
狱中斗争	
——我的革命经历片断(续)·····	张象文 (36)
绥远抗战后的陕州·····	刘全生 (45)
冯玉祥军队在灵宝·····	屈自清 (49)
冯玉祥部队驻陕州期间部分军歌·····	尤佐贤 (53)
灵宝县立二小师生的抗日救亡活动·····	屈自清 (56)
抗战时期灵宝中小学必唱的三支歌·····	楚 人 (64)
访陕县第一任县长——凌勉之·····	刘全生 (66)
灵宝焦村飞机场·····	楚 人 (71)
灵宝苹果发展史话·····	屈自清 (73)
灵宝苹果之父——李工生·····	楚 人 (80)
我所知道的河南棉校·····	上官真 (85)
民国年间的孔子社·····	姚英见 (92)
三门峡理发业小史·····	王宗石耘 (98)
为三门峡建设牺牲的苏联专家·····	杜志勇 (101)

仰韶文化 东方文明之花	郭洪群 (102)
灵宝黄帝陵考述	贾同然 (118)
轩辕黄帝铸鼎原与炎黄文明	屈成德 谢承武 董来运 (125)
轩辕黄帝铸鼎原遗址复原图示	屈成德 谢承武 董来运 (130)
太初圣宫话老子	张 仓 (133)
老子在灵宝的遗迹述略	贾同然 (137)
明潼关卫对阌乡县界的影响	武铁成 (144)

回忆关周光

张 羽

关周光同志已经去世几年了，可我常常想到他。据我所知，老关不只是在卢氏、在灵宝、在豫西，而且在他的家乡晋南芮城，都是很有影响的。有一次我在北京住医院，同房间的病友是晋南芮城人，我对他提起老关，他虽然不认识，但也听说过，说老关在他们那里也是很出名的。

我最初认识老关，是1938年秋天在灵宝老城。他是我入党后较早接触的2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中的一个。那时我刚从中共中央长江局党训班受训后回灵宝不久。因为回来已是8月末，误了考期，我没有升学，也没有找到工作。和我同时师范毕业的同学，有的继续升学，有的奔赴延安了，也有的教书去了，只有我一个在家里，怎么办呢？我去县委报到时，县委书记张俊杰对我说，你就当县委的交通员吧，给各地党组织和领导同志送送文件，做些联系工作，同时还要在尹庄一带发展党员，做些建党工作。因为我是独生子，家里人对我也没有过高的要求，他们叫我放心，说总会有事情做的。可是我自己却比较着急，因为没有正当职业，别人会认为我在社会上跳来跳去，“不安分”。我很希望能找到一份称心的工作，安定下来。有一次，我到城里参加县委的一个会议，见到张俊杰同志，他很高兴地介绍我认识了老关。

老关和党失去联系多年，这一年他在灵宝找到了党，办了重新入党手续。当时老关在卢氏县朱阳关中心小学当校长，他在灵宝找到党组织后，灵宝县委要他带上组织关系回到朱阳关去，在那里开展大规模的组织建设，为我们党在伏牛山深处开辟一个据点，将来一旦日寇过河，打到河南，打到豫西，打到伏牛山时，我们可以在山区建立根据地。张俊杰对老关说：“派张甲同志和你一起到朱阳关去。”他又对我说：“老关同志是个很老的同志，工作很有经验，到朱阳关和你一起搞建党工作，你要向他多学习。”我听了当然很高兴。第二天，我就陪着老关一起去卢氏了。

我带着老关、老关的爱人马俊青、儿子关旭东先到决镇，把他们安排在我的一个亲戚家住下，我回到家里，对父母亲说，我在卢氏找到了一个小学教员工作，要教书去了。他们听了当然很高兴。我又找到顾应兆、段世智，向他们交待了尹庄支部的工作，告诉他们，我走后尹庄支部的工作要同县委书记张俊杰直接联系。接着我又赶到决镇南边二里多路的南营村，在一个亲戚家里借了一匹马，让马俊青和关旭东骑着马，我和老关步行，一起向卢氏进发。

到了卢氏县城，我们住在北关一个山西人开的货栈里。老关同货栈掌柜及里面的伙计都很熟悉。我们一住下来就得到消息说，卢氏县政府对朱阳关小学的校长已另外有安排，老关被免职了。突然发生了变故，怎么办呢？老关说：“不管他，我们照样到朱阳关去。即使被免职了，我也要有个交待啊！再说那里还有一批很好的学生，我们还是可以做工作的，先去那里再说。”他迅即作出决定，让马俊青和关旭东母子留在城里等消息，我们俩继续前进。越过人迹稀少的

老界岭，走过人们常说的“四十五里脚不干，二十五里猴跳圈”的陡峭山路，过了五里川，才到达朱阳关。

这时还是9月间，学校尚未开学，新派来的校长尚未到任。我们没有住学校，就住在当地颇有名气的祝永省家里，这个人强悍好勇，为人也爽直好客，有爱国心，想做点事情，老关叫他“夏伯阳”。和他搞好关系，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利。住下后，我们白天、晚上都到朱阳关小学去活动，找当地青年和那些已毕业的和将要毕业的学生。因老关在那里当校长好几年，学校办得很不错，当地群众、青年人对老关和已经离开这里的武汉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所以我们在朱阳关受到群众欢迎。不少人都认识老关，一见到他都同他打招呼：“噢，关校长，你回来了！”我们找年轻人谈话，谈当时的抗战形势，谈青年的理想、未来、教育、出路……。我们同这些年轻人相处得很好，主要是男青年，也有个别女青年。我们在朱阳关小学找年轻人接二连三地开会。我和老关都想过：即使最后必须离开这里，我们也要在这儿撒下红色种子。当时和我们联系最多的青年中，有陈继贤、白醒民、祝永林、程宗英等。我们打算第一步先发展他们作为民先队员，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后，再发展他们入党。大约过了10天左右，我们正要给这些同志举行入党仪式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个突然事件。

朱阳关这个地方，表面上看来似乎很平静，实际上潜伏着很尖锐的动荡因素。这年旧历7月间，山区曾发生过一次扇子会骚动。所谓扇子会就是深山区的一种会道门。扇子会聚合时，脖子上插把扇子，说他们是“硬肚”，能“刀枪不入”，欺骗穷苦人入会。7月间这伙人结队闯进朱阳关，被担

任区队长的祝永省带队打死了几个，扇子会就同祝永省结下了仇。这是我们来朱阳关之前发生的事。我们来朱阳关时，正好一个和祝家有私仇的人也窜到朱阳关，这人叫何国玺，当时在豫西师管区任连长。在他的挑唆和煽动下，扇子会一伙人，又从老南山扑下来，趁黑夜摸进朱阳关。到祝家来报仇了。那天是10月10日（旧历八月十七日），前两天是八月十五，中秋节，我和老关就在祝家过的节，过了两天，十七日凌晨，天正下雨，一个人敲祝家大门，说是给祝家送信。祝家的人不知内情，大门一开，就闯进来一大群人。这些人脸上涂着锅灰、油漆，脖子上插着黄旗，身佩着大刀，涌进院里。我和老关在梦中被呼喊声、狗叫声惊醒，趴在窗子上透过玻璃一看，风雨中站着一群妖形怪状、凶神恶煞的人，祝永省的父亲祝延杰已被绑在院中，家里的女人们也被赶出房间挤在院子里。这天祝永省正好不在家，他们到处搜寻。突然一个人对着我们住的西房喊：“那里还有人！”其他人跟着喊：“拉出来！砍了！砍了！”我们的床紧靠窗边，我赶紧侧身坐起来，老关对我说：“他们不认得你，你没关系。”说完，他就钻到床下去躲。我还没来得及穿上衣服，几个人就踏开房门，闯了进来，把我从床上拖下来，拉到院子里，绑在柱子上。又有人嚷道：“不只一个，里面还有人！”他们又进去找。他们先用大刀片在床下左右晃了两下，喊着：“出来！出来！”还是没人出来。后来他们干脆把床板往上一掀，老关就暴露了。他们就把老关也拖出来，绑在另一根柱子上。

我当时不了解扇子会的情况，还以为真的是农民暴动，是冲着地主来的，因祝永省家的确是当地的大地主。可是

我们又算是祝家的什么人呢？亲戚？朋友？又不能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，怎么办？我就对他们讲：“老乡！你们别误会，我们是同情你们的。”可是扇子会那些人不管这些。正说着，又有人跑到房里，看到墙上挂着一支银光闪亮的猎枪，那是老关的，样子很漂亮。那人背着枪出来，又对我们喊：“把枪交出来！”可我们哪来的枪呢？

雨还在哗啦哗啦地下，何国玺终于露面了，气势凶凶，张牙舞爪，扇子会的人都是拿着大刀、长矛的，只有他掂着一支手枪，他指挥那些人说：“把他们拉出去！”这样，我、老关、祝延杰被拉到街上的一个铺子里，这是祝永省和赵景奎合开的药铺。我和老关被押在药铺后院的一个房间里，两手被绳子捆在背后，绳头拴在窗棂上。一些商民在替我们求情作保，说一个是小学校长，一个是小学老师，都是外路人，都不是祝家的人。何国玺不敢得罪当地人，于是我先被释放了。我一出药铺，为了快点脱商险境，就沿着墙根急走，先到陈继贤家里。街上挤着很多人，闹哄哄的，都在谈论扇子会下山的事，陈继贤已知道了一切。过了一会儿，又听说扇子会的人都出街了，过了河了，可是老关还未回来。接着听到河边“啪啪”响了两枪，我不由得想：这下糟了，老关回不来了，我们进山区的计划全成泡影了。谁知，过了一会儿，外面有人说话，啊，是老关，老关回来了，我们不由得喜出望外。原来，刚才的两枪是扇子会过河时鸣枪示威，他们放了老关后押着祝延杰一人到南山去了，并扬言，要祝永省用钱去赎人。

老关回来后，我们就在陈继贤家分析当前形势：扇子会突然出现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们这次下山只是为了报私仇

呢，还是另有政治目的？大家认真分析后认为：一个师管区连长回老家来聚众捣乱，即使是报私仇，也是带有政治目的的，也许是对我们发出警告。陈继贤他们认为我们在这里确实不安全。我和老关也认为，这里山高皇帝远，过去伏牛山人常说“打死人不告状”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再待下去，谁也不知道还会出什么事，再说老关已经被免职，我强留在这里，学校也不会接受。扇子会是否还会再来，也说不定。我们商量后，决定马上离开朱阳关。

这时，再把青年们召集在一起开会已不合适了，就让陈继贤给他们打招呼：在他们加入民先队后，应该进一步为加入共产党作准备。当天，我们就出发。考虑到来时走的老路已不安全，我们只能避开五里川，从朱阳关街后的鸭峪沟（衙役沟）进北山。这里没有正经的路，满坡荒草，小水沟被葛藤掩盖着。我们从葛藤中淌过一道水，手里拿着棍子，为的是打草惊蛇，防被蛇咬。走了大半天，当夜赶到陈继贤的表爷谭思发家里。这是个深山区，只有三户人家，十分穷苦。我们饿极了，主人临时用手摇石磨磨出一点玉米糝子，我们就着无盐的萝卜丝作晚餐。没有被子，夜间几个人围着火盆爆栗子取暖，边谈天儿边吃栗子。

翌晨，我们翻越人迹罕至的界岭。这里是一片原始森林，桦树等各种树长到几十丈高。地上落叶很厚，走在上面象弹簧床一样。中午时分，到了小沟河。那里有个小店，我们饿坏了，一到门口就问有什么吃的。他们说可以给我们做饭。那里鸡蛋很便宜，一角钱可以买10个。我们要了十个鸡蛋，请他们炒一盘。可是我们实在饿得等不及做好饭，揭开笼盖，看见里面有些黑豆团子，问这要多少钱，店主说，这不要

钱，可是，你们咋能吃这个！我们管不了许多，抓起黑豆团子就吃开了。等10个鸡蛋炒好端出来时，我们的肚子已经填饱了。晚上，我们到了卢氏县城，10月中旬回到了灵宝。

这是我一生中一段难忘的经历。若干年后，我又去到朱阳关，听人谈起老关在那里办学的情况：

朱阳关有个祝更生，现在是浙江省的一个民革中央委员；曹清华的外甥。是1947年经曹清华策反起义投诚的。三十年代初，祝更生担任卢氏南山区区长，因同老关在西北军部队中相识，邀请老关到朱阳关去办学，任命老关为朱阳关小学校长。老关工作很有干劲。当时，因连年荒乱，山区教育落后。老关上任后，就大刀阔斧地干起来。校舍不够，就发动群众扒庙兴学，他拆了不少庙，有祖师庙、关帝庙、三官庙、佛爷庙、龙王庙，既破除了迷信，又兴办了教育。当地流传着一件趣事：当老关去扒关帝庙时，他站在关云长的塑像前说：“你也姓关，我也姓关，咱们都姓关，但不能“关关”相卫，我现在为了办学校，请你老人家换换位置，腾出这个地方，给我们做校舍。”关帝庙正殿有三大间，中间有个卷棚，关帝塑像扒掉后，卷棚就成了宽敞的教室。

老关在那里办学办得很出色，学生增加了，校舍扩充了。他用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思想、新观念来启发民智。所以，我到朱阳关时，发现这里虽是深山区，人们的思想却比较开通，当地的妇女也比较活跃，我们在发展民先队时，其中就吸收了一个女青年。

我和老关一起从朱阳关被赶回灵宝后，张俊杰就让关周光分担县委书记的一部分工作。因为那时灵宝的国民党认为

张俊杰“思想左倾”，把他视为眼中钉，所以张俊杰的活动已不方便，就叫老关参加县委工作，让张俊杰同志解脱一些，以分散国民党的注意力。

我在这年冬天又回到卢氏，考进刚迁到那里的河南省立洛阳师范，一边学习，一边从事党的工作。1939年，中共卢氏县委成立时，我担任县委青运委员，在卢氏又工作了二年。

后来陈继贤也到灵宝来，找到老关，在灵宝呆了一段时间，同尹庄支部的张周南一起被灵宝县委派去延安学习，不幸在越封锁线时被国民党抓住，押到西安，关进“西北青年劳动营”，即国民党的“集中营”，几年后才被放回来。张周南回尹庄，陈继贤就回朱阳关了。听说他回到朱阳关后一直行医，直到去年去世。陈继贤是关周光培养出来的一位杰出青年。

在朱阳关成长起来的革命青年中还有白醒民。他后来到了浙东去工作，1949年春天参加了祝更生领导的淞阳起义，不幸在战斗中牺牲了。

我和老关在朱阳关的一段活动，正是我初出茅庐、刚找到革命道路、革命热情最高的时期，我们同陈继贤、白醒民等青年人在一起，每天有说不完的话。陈、白等是高小毕业生，但年纪都比我大一岁。我是作为一名青年教师同老关一起去搞党的发展工作的。我们生活、工作在—批青年群众之间，彻日彻夜地工作，交流思想，启发、鼓舞他们，起为我们党在那里开辟一个据点，虽然这个据点没有搞起来，但是，的确有一批人在老关的带动下成长起来了，先后为革命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甚至生命。

以后若干年，我同老关断断续续总有些联系。解放后不久，我曾到陕州去看过他。后来他们夫妇也一起到北京来。他们的儿子旭东那时已当上驻浙江七兵团的营教导员，也从南方特意赶来北京，和我们一起相会，畅谈地下斗争年代的情况。记得关旭东去朱阳关时才12岁，我也不过17岁，在跋涉山路时，他走不动，我还背过他。可是刚解放我们再次相会时，他已是营教导员，长大成人了，我们都十分高兴。后来历次运动中，老关也曾受到过不正确的处理。前些年，我爱人去灵宝时还特意去三门峡探望过他，知道他身体不太好。后来听说他去世了。

近几年我曾几次去过朱阳关。那里的人一提起关校长都非常敬佩，十分怀念。朱阳关小学的墙壁上端端正正地挂着两个人的大照片，一个是祝更生，另一个就是关周光。可见他在当地人们心中的位置。

1992年10月8日于灵宝尹庄

豫西山区的播火人

——忆关周光同志

张耀汉

关周光同志与世长辞虽已六年了，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使我记忆犹新。解放前，他以教师为公开职业，先后在卢氏、洛宁、洛阳、新安、灵宝、陕县等地从事革命活动，解放初期就被誉为陕州地区教育系统的四大元老之一，他的革命事迹，常为豫西人民所传颂。

一、大革命时期在太原阳兴中学入党

关周光原名关固，又名关燮(xiè)，曾用名关 中 寻，1907年（清光绪三十三年）1月出生于山西省芮城县陌南镇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里。父名丙麟，十八岁病逝时，关周光（以下简称关）还不满周岁。祖父俊玉，自养牛驴各一头，种着二、三十亩地，对孙儿非常关心。不料八岁时，祖父也去世了，家里仅有祖母和母亲两个孤寡老人。1923年秋，关十六岁时考入太原阳兴中学。当时因家里无力供养，他没课本借旧的，缺少路费就步行一千多里到太原去。周光在校学习乐功，成绩优异，被学校发展为国民党员。

1925年6月，“五卅运动”和“二·七”大罢工相继发生，关周光在进步青年傅茂功（彭真）、杨振铎（太原省立

一中学生，地下党员）、王英（太原一中学生）的影响和帮助下，初步对共产党有所了解，思想觉悟很快提高，在后来的抵抗房产税大示威、纪念李大钊烈士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各次斗争中，都比较积极。1927年3月，经王英、孙真儒（阳兴中学学生）介绍，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誓为共产主义而献身。在山西省委培养教育下，阳兴中学党员发展到七人，很快建立了学校党支部，关周光被任命为阳兴中学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。

二、冒着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枪声前进

1926年，由于国共合作，北伐节节胜利。1927年北伐军占领上海，进军华中，全国人民为之振奋。但就在关即将毕业的最后一年，上海发生了反革命的“四·一二”政变。5月，山西的国民党右派也蠢蠢欲动，宣布开除关周光、王英、朱志翰（太原女师学生）等八位曾加入过国民党的所谓“跨党分子”，并下令通缉。此时，周光奉命离开太原，前往武汉，王英、朱志翰等几位同志被捕牺牲。

关周光同志准备到武汉去时，因战事频繁，京汉铁路不通，组织上又安排他到郑州找刘伯坚同志联系。此时，刘伯坚在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当政治部主任。徐州会议之后，冯打算和共产党分道扬镳，郑州比较混乱。刘伯坚看了关周光带来的山西省委介绍信，蹙着眉头说：“现在不少省的青年都要到武汉去，那怎么行？革命嘛，正需要在反革命压迫下革命，到革命成功的地方做什么？况且武汉的政治气候也有了问题。”经过考虑刘又说：“你先到陇海路花园工会住下，停几天和邓演达同志一路乘专车走好了。”

关周光同志到武汉之后，先到汉口二德里门牌五号一所工人的住宅，递上党组织的介绍信，一位工人同志告诉他，先到武昌斗箕营“同发旅社”住下，听候分配。不久，武汉局势也日趋紧张，汪精卫也叫嚷着“清党”，地下党组织又通知关周光返回原籍，深入农村进行党的地下活动。

三、建立中共山西芮城县委

从武汉返回山西之后，1927年8月关周光和杨景岳同志一起，代表芮城县，出席了山西省委在夏县召开的河东十二县党代表会议。会议由省委王鸿业、郭巨才主持，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当前形势的分析及党的路线、方针的报告，并作出在各县组建县委、发展党员、开展斗争的决定。会后，关回到芮城，在他家召开了十余人的党员会议，以关周光、杨景岳、朱振赓三人为委员，组建了中共芮城县委，代号“魏承德”，并推选关周光为县委书记。

县委建立后，把原有直属省委领导、也和北方局联系的一个支部，扩建为陌南镇和城关为中心的两个支部，并按照省委布置，趁国民党庆祝“双十节”之机，发动党员书写标语、印发传单，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。不久，山西白色恐怖日趋严重，郭巨才、王鸿业相继被捕，山西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。年底，省委通知“注意隐蔽或暂时离开地方”。时隔不久，关便与上级断绝了联系。

四、遭阎锡山多次通缉

1928年2月（农历春节之前），国民党河东特派员冯大轰携带“共党名单”来到芮城，头一名就是关周光，并张贴布告